

◆ 贺普仁◎总主编

ZHONGHUA ZHENJIU BAOKU
HEPUREN LINCHUANG DIANPING BEN

【中华针灸宝库】
贺普仁临床点评本

针灸六赋

类经图翼（节选）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明卷

14

针灸六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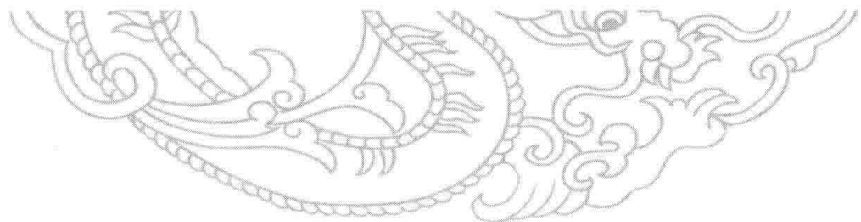


(明)佚名

徐春阳 李岩 点评
徐春阳 杨光 点校

目 录

百症赋	(1)
标幽赋	(2)
席弘赋	(8)
金针赋	(9)
玉龙赋	(10)
通玄指要赋	(11)



百症赋

《聚英》。

百症俞穴，再三用心。囟会连于玉枕，头风疗以金针。悬颅颌厌之中，偏头痛止；强间丰隆之际，头痛难禁。原夫面肿虚浮，须仗水沟前顶；耳聋气闭，全凭听会翳风。面上虫行有验，迎香可取；耳中蝉噪有声，听会堪攻。目眩兮，支正飞扬；目黄兮，阳纲胆俞。攀睛攻少泽肝俞之所；泪出刺临泣头维之处。目中漠漠，即寻攒竹三间；目觉眈眈，急取养老天柱。观其雀目汗气，睛明行间而细推；审他项强伤寒，温溜期门而主之。廉泉中冲，舌下肿疼堪取；天府合谷，鼻中衄血宜追。耳门丝竹空，住牙疼于顷刻；颊车地仓穴，正口喎于片时。喉痛兮，液门鱼际去疗；转筋兮，金门丘墟来医。阳谷侠溪，颌肿口噤并治；少商曲泽，血虚口渴同施。通天去鼻内无闻之苦，复溜去舌干口燥之悲。症门关冲，舌缓不语而要紧；天鼎间使，失音啞嚅而休迟。太冲泻唇喎以速愈，承浆泻牙疼而即移。项强多恶风，束骨相连于天柱；热病汗不出，大都更接于经渠。且如两臂顽麻，少海就傍于三里；半身不遂，阳陵远达于曲池。建里内关，扫尽胸中之苦闷；听宫脾俞，祛残心下之悲凄。久知胁肋疼痛，气户华盖有灵；腹内肠鸣，下脘陷谷能平。胸胁支满何疗，章门不用细寻；膈疼饮蓄难禁，宣中巨阙便针。胸满更加噎塞，中府意舍所行；胸膈停留瘀血，肾俞巨髃宜征。胸满项强，神

藏璇玑已试；背连腰痛，白环委中曾经。脊强兮，水道筋缩；目眩兮，颧髅大迎。瘥病非颇凶而不愈，脐风须然谷而易醒。委阳天池，腋肿针而速散；后溪环跳，腿疼刺而即轻。梦魇不宁，厉兑相谐于隐白；发狂奔走，上脘同起于神门。惊悸怔忡，取阳交解溪勿误；反张悲哭，仗天冲大横须精。癫疾必身柱本神之令，发热仗少冲曲池之津。岁热时行，陶道复求肺俞理；风痫常发，神道须还心俞宁。湿寒湿热下髃定，厥寒厥热涌泉清。寒栗（要）[恶]寒，二间疏通阴郄暗；烦心呕吐，幽门闭彻玉堂明。行间涌泉，主消渴之肾渴；阴陵水分，去水肿之脐盈。劳瘵传尸，趋魄户膏肓之路；中邪霍乱，寻阴谷三里之程。治疸消黄，谐后溪劳宫而看；倦言嗜卧，往通里大钟而明。咳嗽连声，肺俞须迎天突穴；小便赤涩，兑端独泻太阳经。刺长强于承山，善主肠风新下血；针三阴于气海，专治白浊久遗精。且如盲俞横骨，泻五淋之久积；阴郄后溪，治盗汗之多出。脾虚谷以不消，脾俞膀胱俞觅；胃冷食而难化，魂门胃俞堪责。鼻痔必取断交，瘕气须求浮白。大敦照海，患寒症而善蠲；五里臂臑，生疔疮而能治。至阴屋翳，疗疮疾之疼多；肩髃阳溪，消隐（中）[风]之热极。抑又论妇人经事改常，自有地机血海；女子少气漏血，不无交信合阳。带下产崩，冲门气冲宜审；月潮违限，天枢水泉细详。肩井乳痛而极效，商丘痔瘤而最良。脱肛趋百会尾翳之所，无子搜阴交石关之乡。中脘主乎积痢，外丘收乎太阳。寒疟兮，商阳太溪验；痲癖兮，冲门血海强。夫医乃人之司命，非志正而莫为；针乃理之渊微，须至

人之指教。先究其病源，后攻其穴道，随手见功，应针取效。方知玄里之玄，始达妙中之妙。

标幽赋

杨氏注解。

拯救之法，妙用者针。

劫病之功，莫捷于针灸。故《素问》诸书，为之首载。盖一针中穴，病者应手而起，诚医家之所先也。故经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砭石者，不可与言至巧。

察岁时于天道，

夫人一身十二经，三百六十节，以应一岁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岁时者，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此四时之正气。苟或春应暖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暖，故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必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痲症；秋伤于湿，冬必咳嗽。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焉。是故天温日阳，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而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气血始清，卫气始行；月廓满则气血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天寒无刺，天温无灸，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天时而调之。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洋溢，络有留血，名曰重实；月廓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又曰：天有五运，金水木火土也，地有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也。

定形气于人心。

经云：凡用针者，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定其血脉，而后调之。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是故色脉不顺而莫针。

春夏瘦而刺浅，秋冬肥而刺深。

经云：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外壅，壅则贼

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伤五脏，后生大病。故曰春病在毫毛腠理，夏病在皮肤。故春夏之人，阳气轻浮，肌肉瘦薄，血气未盛，宜刺之浅；秋病在肉脉，冬病在筋骨，秋冬则阳气收藏，肌肉肥厚，血脉充满，刺之宜深。又云：春刺十二井，夏刺十二荣，季夏刺十二俞，秋刺十二经，冬刺十二合，以配木火土金水。

不穷经络阴阳，多逢刺禁；

经有十二：手太阴肺，少阴心，厥阴心包络，太阳小肠，少阳三焦，阳明大肠，足太阴脾，少阴肾，厥阴肝，太阳膀胱，少阳胆，阳明胃也。络有十五：肺络列缺，心络通里，心包络内关，小肠络支正，三焦络外关，大肠络偏历，脾络公孙，肾络大钟，肝络蠡沟，膀胱络飞扬，胆络光明，胃络丰隆，阴蹻络照海，阳蹻络申脉，脾之大络大包，督脉络长强，任脉络尾翳也。阴阳者，天之阴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至于人身，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手足皆以赤白肉分之。五藏为阴，六腑为阳，春夏之病在阳，秋冬之病在阴。背固为阳，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腹固为阴，阴中之阴，肾也；阴中之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是以应天之阴阳。学者苟不明此经络阴阳升降，左右不同之理，如病在阳明，反攻厥阴，病在太阳，反攻太阴，遂至贼邪未除，正气先弱，岂不殆哉。

既论脏腑虚实，须向经寻。

欲知藏府之虚实，必先诊其脉之盛衰，既知脉之盛衰，又必辨其经脉之上下。藏者，心、肝、脾、肺、肾也。府者，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也。如脉之衰弱者，其气多虚，为痒为麻也。脉之盛大者，为肿为痛也。然藏府居位乎内，而经络播行乎外，虚则补其母也，实则泻其子也。若心病，虚则补肝木，实则泻脾土也。至于本经之中，亦有子母焉。假如心之虚者，取本经少冲以补之，少冲者，井木也，木能生火也；实取神门以泻之，神门者，俞土

也，火能生土也。诸经莫不皆然，要之不离乎五行相生之理。

原夫起自中焦，水初下漏。太阴为始，至厥阴而方终；穴出云门，抵期门而最后。

此言人之气脉，行于十二经为一周，除任、督之外，计三百九十三穴。一日一夜有百刻，分于十二时，每一时有八刻二分，每一刻计六十分，一时共计五百分。每日寅时，手太阴肺经生于中焦中府穴，出于云门起，至少商穴止；卯时手阳明大肠经自商阳起，至迎香止；辰时足阳明胃经，自头维至厉兑；巳时足太阴脾经，自隐白至大包；午时手少阴心经，自极泉至少冲；未时手太阳小肠经，自少泽至听宫；申时足太阳膀胱经，自睛明至至阴；酉时足少阴肾经，自涌泉至俞府；戌时手厥阴心包络经，自天池至中冲；亥时手少阳三焦经，自关冲至耳门；子时足少阳胆经，自瞳子髎至窍阴；丑时足厥阴肝经，自大敦至期门而终。周而复始，与滴漏无差也。

正经十二，别络走三百余支；

十二经者，即手足三阴三阳之正经也。别络者，除十五络，又有横络、孙络，不知其纪，散走于三百余支脉也。

正侧仰伏，气血有六百余候。

此言经络，或正或侧，或仰或伏，而气血循行孔穴一周于身，荣行脉中三百余候，卫行脉外，三百余候。

手足三阳，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阴，足走腹而胸走手。

此言经络，阴升阳降，气血出入之机，男女无异。

要识迎随，须明逆顺。

迎随者，要知荣卫之流注，经脉之往来也。明其阴阳之经逆顺而取之。迎者，以针头朝其源而逆之；随者，以针头从其流而顺之。是故逆之者为泻、为迎，顺之者为补、为随。若能知迎知随，令气必和，和气之方，必在阴阳，升降上下，源流往来，逆顺之道明矣。

况夫阴阳，气血多少为最。厥阴、太阳，少气多血；太阴、少阴，少血多气；而又气多血少者，少阳之分；气盛血多者，阳明之位。

此言三阴三阳气血多少之不同，取之为最

要也。

先详多少之宜，次察应至之气。

凡用针，先明上文气血之多少，次观针气之来应。

轻（浮）[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

轻浮、滑虚、慢迟，入针之后值此三者，乃真气之未到；沉重、涩滞、紧实，入针之后值此三者，是正气已来。

既至也，量寒热而留疾；

留，候也；疾，速也。此言正气既至，必审寒热而施。故经云：刺热须至寒者，必留针，阴气隆至，乃呼之，去徐，其针不闭；刺寒须至热者，阳气隆至，针气必热，乃吸之，去疾，其穴急扞之。

未至也，据虚实而候气。

气之未至，或进或退，或按或提，导之引之，候气至穴而方行补泻。经曰：虚则推内进搓，以补其气；实则循弹扞努，以引其气。

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

气既至，则针涩紧，似鱼吞钩，或沉或浮而动；其气不来，针自轻滑，如闲居静室之中，寂然无闻也。

气速至而速效，气迟至而不治。

言下针若得气来速，则病易痊，而效亦速也。气若来迟，则病难治，故有不治之忧。赋云：气速效速，气迟效迟，候之不至，必死无疑。

观夫九针之法，毫针最微，七星上应，众穴主持。

言九针之妙，毫针最精，上应七星，又为三百六十穴之针。

本形金也，有蠲邪扶正之道；

本形，言针也。针本出于金，古人以砭石，今人以铁代之。蠲，除也。邪气盛，针能除之。扶，辅也。正气衰，针能辅之。

短长水也，有决凝开滞之机。

此言针有长短，犹水之长短。人之气血凝滞而不通，犹水之凝滞而不通也。水之不通，决之使流于湖海；气血不通，针之使周于经脉。故言针应水也。

定刺象木，或斜或正；

此言木有斜正，而用针亦有或斜或正之不同。刺阳经者，必斜卧其针，无伤其卫。刺阴分者，必正立其针，毋伤其荣。故言针应木也。

口藏比火，进阳补羸。

口藏，以针含于口也。气之温，如火之温也。羸，瘦也，凡下针之时，必口内温针暖，使荣卫相接，进己之阳气，补彼之瘦弱。故言针应火也。

循机扞而可塞以象土，

循者，用手上下循之，使血气往来也。机扞者，针毕以手扞闭其穴，如用土填塞之义，故言针应土也。

实应五行而可知。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此结上文针能应五行之理。

然是三寸六分，包含妙理；

言针虽长三寸六分，其巧运神机之妙，中含水火，颠倒阴阳，其理最玄妙也。

虽细桢于毫发，同贯多岐。

桢，针之干也。岐，气血往来之路也。言针干虽如毫发之微小，能贯通诸经血气之道路也。

可平五脏之寒热，能调六腑之虚实。

盖针能调治脏腑之疾，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

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

拘挛者，筋脉之拘束。闭塞者，气血之不通。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邪。言疾有挛闭，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身作颤而发寒也。热者，身作潮而发热也。四关者六脏，六脏有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故太乙移宫之日，主八风之邪，令人寒热疼痛。若能开四关者，两手两足刺之而已。立春一日起艮，名曰天留宫，风从东北来为顺令；春分一日起震，名曰仓门宫，风从正东来为顺令；立夏一日起巽，名曰阴洛宫，风从东南来为顺令；夏至一日起离，名曰上天宫，风从正南来为顺令；立秋一日起坤，名曰玄委宫，风从西南来为顺令；秋分一日起兑，名曰仓果宫，风从正西来为顺令；立冬一日起乾，名曰新洛宫，风从西北来为顺令；冬至一日起坎，名曰叶蛰宫，风

从正北来为顺令；其风着人，爽神气，去沉疴。背逆为之，恶风毒气，吹人形骸即病，名曰时气留伏。流入肌骨脏腑，虽不即病，后因风寒暑湿之重感，内缘饥饱劳役之染着，发患曰内外两感之痼疾，非针刺以调经络，汤液引其荣卫，不能已也。中宫名曰招摇宫，共九宫焉。此八风之气，得其正令，则人无疾，逆之，则有病也。

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

凡用针者，必使患者精神已朝，而后方可入针，既刺之，必使患者精神才定，而后施针。行（气）[针]若气不朝，其针为轻滑，不知疼痛，如插豆腐者，莫与进之。必使之候，如神气既至，针自紧涩，可以依法察虚实而施之。

定脚处，取气血为主意；

言欲下针之时，必取阴阳气血多少为主。

下手处，认水木是根基。

下手亦言用针。水者母也，木者子也，是水能生木也。是故济母裨其不足，夺子平其有余。此言用针，必先认子母相生之义。举水木而不及土金火者，省文也。

天地人三才也，涌泉同璇玑百会；

百会一穴在头，以应乎天；璇玑一穴在胸，以应乎人；涌泉一穴在足心，以应乎地。是谓三才也。

上中下三部也，大包与天枢地机。

大包二穴在乳后，为上部；天枢二穴在脐旁，为中部；地机二穴在足胫，为下部。是谓三部也。

阳蹻阳维并督带，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

阳蹻脉，起于足跟中，循外踝，上入风池，通足太阳膀胱经，申脉是也。阳维脉者，维持诸阳之会，通手少阳三焦经，外关是也。督脉者，起于下极之腧，并于脊里，上行风府，过脑循额，至鼻入断交，通手太阳小肠经，后溪是也。带脉起于季胁，回身一周，如系带然，通足少阳胆经，临泣是也。言此奇经四脉属阳，主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

阴蹻阴维任冲脉，去心腹胁肋在里之疑。

阴蹻脉，亦起于足跟中，循内踝，上行至咽喉，交贯冲脉，通足少阴肾经，照海是也。

阴维脉者，维持诸阴之交，通手厥阴心包络经，内关是也。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上至咽喉，通手太阴肺经，列缺是也。冲脉起于气冲，并足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通足太阴脾经，公孙是也。言此奇经四脉属阴，能治心腹胁肋在里之疑。

二陵二蹻二交，似续而交五大；

二陵者，阴陵泉、阳陵泉也；二蹻者，阴蹻、阳蹻也；二交者，阴交、阳交也。续，接续也。五大，五体也。言此六穴递相交接于两手足并头也。

两间两商两井，相依而别两支。

两间者，二间、三间也；两商者，少商、商阳也；两井者，天井、肩井也。言六穴相依而分别于手之两支也。

大抵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审自意，次观肉分。

此言取量穴法，必以男左女右中指与大指相屈如环，取内侧纹两角为一寸，各随长短大小取之。此乃同身之寸。先审是何病，属何经，用何穴，审于我意，次察病者瘦肥长短，大小肉分，骨节发际之间，量度以取之。

或伸屈而得之，或平直而安定。

伸屈者，如取环跳之穴，必须伸下足、屈上足以取之，乃得其穴。平直者，或平卧而取之，或正坐而取之，或正立而取之，自然安定，如承浆在唇下宛宛中之类。

在阳部筋骨之侧，陷下为真；在阴分郛膈之间，动脉相应。

阳部者，诸阳之经也，如合谷、三里、阳陵泉等穴，必取侠骨侧指陷中为真也。阴分者，诸阴之经也，如手心、脚内、肚腹等穴，必以筋骨郛膈动脉应指，乃为真穴也。

取五穴用一穴而必端，取三经用一经而可正。

此言取穴之法，必须点五穴之中而用一穴，则可为端的矣。若用一经，须取三经而正一经之是非。

头部与肩部详分，督脉与任脉易定。

头部与肩部则穴繁多，但医者以意详审，大小肥瘦而分之。督、任二脉直行背腹中，而有分寸则易定也。

明标与本，论刺深刺浅之经；

标本者，非止一端也，有六经之标本，有天地阴阳之标本，有传病之标本。以人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腑为标，脏为本；脏腑在内为本，经络在外为标也。六经之标本者，足太阳之本在足跟上五寸，标在目；足少阳之本在窍阴，标在耳之类是也。更有人身之脏腑、阴阳、气血、荣卫、经络，各有标本。以病论之，先受病为本，后流传为标。凡治病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如先生轻病，后滋生重病，宜先治其轻病。若有中满，无问标本，先治中满为急。若中满、大小便不利，亦无标本，先利大小便，治中满尤急也。除此三者之外，皆治其本，不可不慎也。从前来者实邪，从后来者虚邪，此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也。治法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假令肝受心之邪，是从前来者，为实邪也，当泻其火；然直泻火，十二经络中，各有金、木、水、火、土也。当木之本，分其火也。故《标本论》云：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既肝受火之邪，先于肝经五穴，泻荣火行间也。以药论，入肝经药为引，用泻心药为君也，是治实邪病矣。假令肝受肾邪，是为从后来者，为虚邪，当补其母。故《标本论》云：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肝木既受水邪，当先于肾经涌泉穴补木，是先治其标，后于肝经曲泉穴泻水，是后治其本。此先治其标者，推其至理，亦是先治其本也。以药论之，入肾经药为引，用补肝经药为君是也。以得病之日为本，传病之日为标亦是。

住痛移疼，取相交相贯之径。

此言用针之法，有住痛移疼之功者也。先以针左行左转而得九数，复以针右行右转而得六数，此乃阴阳交贯之道也。经脉亦有交贯，如手太阴肺之列缺，交于阳明之路，足阳明胃之丰隆，走于太阴之径之类。

岂不闻脏腑病，而求门海俞募之微；

门海者，如章门、气海之类。俞者，五藏六府之俞也。募者，脏腑之募，肺募中府，心募巨阙，肝募期门，脾募章门，肾募京门，胃募中脘，胆募日月，大肠募天枢，小肠募关元，三焦募石门，膀胱募中极。此言脏腑有病，必

取此门海俞募之最微妙者。

经络滞，而求原别交会之道。

原者，十二原也。别，阳别也。交，阴交也。会，八会也。夫十二原者，胆原丘墟，肝原太冲，小肠原腕骨，心原神门，胃原冲阳，脾原太白，大肠原合谷，肺原太渊，膀胱原京骨，肾原太溪，三焦原阳池，包络原大陵。八会者，血会膈俞，气会膻中，脉会太渊，筋会阳陵泉，骨会大杼，髓会绝骨，脏会章门，腑会中脘也。此言经络血气凝结不通者，必取此原别交会之穴以刺之。

更穷四根三结，依标本而刺无不痊；

根结者，十二经之根结也。《灵枢经》云：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大包也；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也；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堂也；太阳根于至阴，结于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钳耳也；少阳根于窍阴，结于耳也。手太阳根于少泽，结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结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结于扶突、偏历也。手三阴之经不载，不敢强注。又云：四根者，耳根、鼻根、乳根、脚根也；三结者，胸结、肢结、便结也。此言能究根结之理，依上文标本之法刺之，则疾无不愈矣。

但用八法五门，分主客而针无不效。

针之八法：一迎随，二转针，三手指，四针投，五虚实，六动摇，七提按，八呼吸。身之八法：奇经八脉、公孙、冲脉、胃心胸，八句是也。五门者，天干配合，分于五也。主客者，公孙主，内关客之类是也，或以井荣俞经合为五门，以邪气为宾客，正气为主人。先以八法，必以五门推时取穴，先主后客，自无不效之理。

八脉始终连八会，本是纪纲；十二经络十二原，是为枢要。

此言八脉等之纪纲枢要，其原出入十二经也。

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见幽微；

六十六穴者，即子午流注井荣俞原经合也。阳干注腑三十六穴，阴干注脏三十穴，共成六十六穴。言经络一日一周于身，历行十二经穴，当此之时，酌取流注中一穴用之，以见幽微之妙。

一时取一十二经之原，始知要妙。

此言一时之中，当审此日是何经所主，该取本日此经之原穴刺之，则流注之法，玄妙始可知矣。

原夫补泻之法，非呼吸而在手指；

此言补泻之法，非但呼吸，而在乎手之指法。法分十四，循扞、提、按、弹、拨、搓、盘、推、内动摇、爪切、进、退、出、摄是也。故法则如斯，巧拙在人。

速效之功，要交正而识本经。

交正者，如大肠与肺为传送之府，心与小肠为受盛之官，脾与胃为消化之官，肝与胆为清净之位。膀胱合肾，阴阳相通，表里相应也。本经者，受病之经，如心之病，必取小肠之穴兼之，言能识本经之病，又要认交经正经之理，则针之功必速矣。故曰：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

交经缪刺，左有病而右畔取；

缪刺者，刺络脉也。右痛而刺左，左痛而刺右，此乃交经缪刺之法也。

泻络远针，头有病而脚下针。

三阳之经，从头下足，故言头有病，取足穴而刺之。

巨刺与缪刺各异，

巨刺者，刺经脉也。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则巨刺之。左痛刺右，右痛刺左，中其经也。缪刺者，刺络脉也。身形有痛，九候无病，则缪刺之。右痛刺左，左痛刺右，中其络也。此刺法之相同，但一中经一中络之异耳。

微针与妙刺相通。

微针，针之巧也。妙刺，刺之妙也。言二者相通也。

观部分而知经络之虚实，

言入针肉分，以天人地三部而进，必察其得气则内外虚实可知矣。又云：察脉之三部，则知各经之虚实。

视沉浮而辨脏腑之寒温。

言下针之后，看针缓急之气，可决脏腑之寒热。

且夫先令针耀而虑针损；次藏口内而欲针温。

言欲下针之时，必先令针光耀，看针莫有

损坏；次将针含于口内令针温暖，与荣卫相接，无相触犯。

目无外视，手如握虎；心无内慕，如待贵人。

此戒用针之士，贵乎专心诚意而自重也。

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

下针之时，必先以左手指爪甲于穴上切之，令其气散，以右手持针，轻轻徐入，乃不痛之因。

空心恐惧，直立侧而多晕；

空心者，未食之前，此言无刺饿人，其血气未定，则令人恐惧，有怕怯之心，或直立或侧卧，必有眩晕之咎也。

背目沉陷，坐卧平而没昏。

此言欲下之时，必令患人莫视所针之处，以手爪甲重切其穴，或卧或坐，而无昏晕闷之虞也。

推于十干十变，知孔穴之开阖；

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变者，逐日临时之变也。得时谓之开，失时谓之阖。

论其五行五脏，察日时之旺衰。

五行五脏，俱注上文。此言病于本日時之下，得五行相生者旺，受五行相克者衰。

伏如横弩，应若发机。

此言用针刺穴，如弩之视正发（牙）[矢]，取其捷效，如射之中的也。

阴交阳别而定血晕，阴蹻阳维而下胎衣。

阴交穴有二：一在脐下一寸，一在内踝上三寸，名三阴交，言此二穴能定妇人血晕。又言照海、外关二穴，能下产妇之胎衣也。

痹厥偏枯，迎随俾经络接续；

痹厥者，四肢冷麻痹。偏枯者，中风半身不遂也。言治此症，必须接气通经，更以迎随之法使气血贯通，经络接续也。

漏崩带下，温补使气血归依。

漏崩带下者，女子之疾也。言治此症，必须温针，待暖以补之，使荣卫调和而归依也。

静以久留，停针待之。

此言下针之后，必须静而久停之。

必准者，取照海治喉中之闭塞；端的处，用大钟治心内之呆痴。大抵痛疼实泻，痒麻

虚补。

此言疼痛者，热宜泻之。痒麻者，冷宜补之以暖。

体重节痛而俞居，心下痞满而井主。

俞者，十二经之俞。井者，十二经之井也。

心胀咽痛，针太冲而必除；脾冷胃痛，泻公孙而立愈。胸满腹痛刺内关，胁疼肋痛针飞虎。

飞虎穴，即支沟穴。

筋挛骨痛而补魂门，体热劳嗽而泻魄户。头风头痛，刺申脉与金门；眼痒眼疼，泻光明于地五。泻阴郄止盗汗，治小儿骨蒸；刺偏历利小便，医大人水蛊。中风环跳而宜刺，虚损天枢而可取。

地五，即地五会也。

由是午前卯后，太阴（而生）[生而]疾温；离左西南，月朔死而速冷。

此以月之生死为期，午前卯后者，辰、巳二时也。当此之时，太阴月之生也，是谓月廓空无泻，宜疾温之。离左西南者，未、申二时也。当此时分，太阴月之死也，是谓月廓盈无补，宜速冷之。将一月而比一日也。经云：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至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十七日十三痛，渐退至三十日二痛。月望以前谓之生，月望已后谓之死。午前谓之生，午后谓之死也。

循扞弹努，留吸母而坚长；

循者，用针之后，以手上下循之，使血气往来也。扞者，出针之后，以手扞闭其穴，使气不泄也。弹努者，以手轻弹而补虚也。留吸母者，虚则补其母，须待热至之时，留吸而坚长也。

爪下伸提，疾呼子而嘘短。

爪下者，切而下针也。伸提者，施针轻浮豆许曰提。疾呼子者，实则泻其子，务待寒至之后，去之速而嘘且短矣。

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推内进搓，随[济]左而补暖。

动退以针摇动而退，如气不行，将针伸提而已。空歇，撒手而停针。迎，以针逆而迎；夺，即泻其子也。如心之病，必泻脾子，此言欲泻必施此法也。推内进者，用针推内而入也。搓者，犹如搓线之状，慢慢转针，勿令太紧。

随，以针顺而随之；济，则济其母也。如心之病，必补肝母，此言欲补，必用此法也。此乃远刺寒热之法。故凡病热者，先使气至病所，次微微提退豆许，以右旋夺之，得针下寒而止。凡病寒者，先使至气病所。次徐徐进针，以左旋搓撞和之，得针下热而止。

慎之！大患危疾，色脉不顺而莫针；

慎之，戒之也，言危笃之病，必须观形察脉，若相反者，莫与用针，恐劳而无功，反获罪也。

寒热风阴，饥饱醉劳而切忌。

言大寒、大热、大风、大阴雨、大饥、大饱、大醉、大劳之类，决不可用针，实大忌也。

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

凡值此四者，不可用针施法也。如暴急之疾则不拘此。

精其心而穷其法，无灸艾而坏其皮；

此勉灸无干犯禁忌，而坏人之皮肉。

正其理而求其原，勉投针而失其位。

此勉针者，用心察病之原，庶不失所。

禁灸处而加四肢，四十有九；禁刺处而除六腧，二十有二。

禁灸之穴四十五，更加四支之井，共四十九也。禁刺之穴二十二，外除六腑之腧也。

抑又闻高皇抱疾未瘥，李氏刺巨阙而后苏；太子暴死为厥，越人针维会而复苏。醒。肩井曲池，甄权刺臂痛而复射；悬钟环跳，华陀刺臂足而立行。秋夫针腰俞而鬼免沉疴，王纂针交俞而妖精立出。刺肝俞与命门，使瞽士察秋毫之末；针少阳与交别，俾聋夫听夏蚋之声。

此引先师用针奇效，以励学者用心之诚。

嗟夫！去圣逾远，此道渐坠。或不得意而散其学，或愆其能而犯禁忌。愚庸智浅，难契于玄言；至道渊深，得之者有几？偶述斯言，不敢示诸明达者焉，庶几乎童蒙之心启。

席弘赋

《针灸大全》。

凡欲行针须审穴，要明补泻迎随诀。

胸背左右不相同，呼吸阴阳男女别。

气刺两乳求太渊，未应之时泻列缺。

列缺头痛及偏正，重泻太渊无不应。
耳聋气否听会针，迎香穴泻功如神。
谁知天突治喉风，虚喘须寻三里中。
手连肩脊痛难忍，合谷针时要太冲。
曲池两手不如意，合谷下针宜仔细。
心疼手颤少海间，若要除根觅阴市。
但患伤寒两耳聋，金门听会疾如风。
五般肘痛寻尺泽，太渊针后却收功。
手足上下针三里，食癖气块凭此取。
鸠尾能治五般病，若下涌泉人不死。
胃中有积刺璇玑，三里功多人不知。
阴陵泉治心胸满，针到承山饮食思。
大杼若连长强寻，小肠气痛即行针。
委中专治腰间痛，脚膝肿时寻至阴。
气滞腰疼不能立，横骨大都宜救急。
气海专能治五淋，更针三里随呼吸。
期门穴主伤寒患，六日过经尤未汗。
但向乳根二肋间，又治妇人生产难。
耳内蝉鸣腰欲折，膝下明存三里穴。
若能补泻五会间，且莫向人容易说。
睛明治眼未效时，合谷光明安可缺。
人中治癫功最高，十三鬼穴不须饶。
水肿水分兼气海，皮内随针气自消。
冷嗽先宜补合谷，却须针泻三阴交。
牙疼腰痛并咽痹，二间阳溪疾怎逃。
更有三间肾俞妙，善除肩背浮风劳。
若针肩井须三里，不刺之时气未调。
最是阳陵泉一穴，膝间疼痛用针烧。
委中腰痛脚挛急，取得其经血自调。
脚痛膝肿针三里，悬钟二陵三阴交。
更向太冲须引气，指头麻木自轻飘。
转筋目眩针鱼腹，承山昆仑立便消。
肚疼须是公孙妙，内关相应必然廖。
冷风冷痹疾难愈，环跳腰间针与烧。
风府风池寻得到，伤寒百病一时消。
阳明二日寻风府，呕吐还须上脘疗。
妇人心痛心俞穴，男子痲癖三里高。
小便不禁关元好，大便闭涩大敦烧。
髌骨腿疼三里泻，复溜气滞便离腰。
从来风府最难针，却用工夫度浅深。
倘若膀胱气未散，更宜三里穴中寻。
若是七疝小腹痛，照海阴交曲泉针。

又不应时求气海，关元同泻效如神。
小肠气撮痛连脐，速泻阴交莫要迟。
良久涌泉针取气，此中玄妙少人知。
小儿脱肛患多时，先灸百会次鸠尾。
久患伤寒肩背痛，但针中渚得其宜。
肩上痛连脐不休，手中三里便须求。
下针麻重即须泻，得气之时不用留。
腰连胯痛急必大，便于三里攻其隘。
下针一泻三补之，气上攻噎只管在。
噎不在时气海灸，定泻一时立便瘥。
补自卯南转针高，泻从卯北莫辞劳。
迎针泻气自须吸，若补随呼气自调。
左右捻针寻子午，抽针行气自迢迢。
用针补泻分明说，更用搜穷本与标。
咽喉最急先百会，太阴照海及阴交。
学者潜心宜熟读，席弘治病名最高。

金 针 赋

杨氏注解。

观夫针道，捷法最奇。须要明于补泻，方可起于倾危。先分病之上下，次定穴之高低。头有病而足取之，左有病而右取之。男子之气，早在上而晚在下；女子之气，早在下而晚在上。用之必识其时，取之必明其理。午前为早属阳，午后为晚属阴。男女上下，凭腰分之。手足三阳，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阴，足走腹而胸走手。阴升阳降，出入之机。逆之者为泻为迎，顺之者为补为随。春夏刺浅者以瘦，秋冬刺深者以肥。更观元气厚薄，浅深之刺犹宜。

经曰：荣气行于脉中，周身五十度，无分昼夜，至平旦与卫气会于手太阴。卫气行于脉外，昼行阳二十五度，夜行阴二十五度，平旦与荣气会于手太阴。是则卫气之行，但分昼夜，未闻分上下男女脏腑经络，气血往来未尝不同也。今分早晚，何以据依？但此赋今人所尚，故录此以参其见。

原夫补泻之法，妙在呼吸手指。男子者，大指进前左转呼之为补，退后右转吸之为泻，提针为热，插针为寒。女子者，大指退后右转吸之为补，进前〔左转〕呼之而泻，插针为

热，提针为寒。左与右各异，胸与背不同，午前者如此，午后者反之。是故爪而切之，下针之法；摇而退之，出针之法；动而进之，催针之法；循而摄之，行针之法。搓而去病，弹而补虚，肚腹盘旋，扞为穴闭。重沉豆许曰按，轻浮豆许曰提。一十四法，针要所备。补者一退三飞，真气自归；泻者一飞三退，邪气自避。补则补其不足，泻则泻其有余。有余者为肿为痛曰实，不足者为痒为麻曰虚。气速效速，气迟效迟。死生贵贱，针下皆知。贱者硬而贵者脆，生者涩而死者虚。候之不至，必死无疑。

且夫下针之先，须爪按重而切之，次令咳嗽一声，随咳下针。凡补者呼气，初针刺至皮内，乃曰天才。少停进针，刺入肉内，是曰人才。又停进针，刺至筋骨之间，名曰地才。此为极处，就当补之。再停良久，却须退针至人之分。待气沉紧，倒针朝病，进退往来，飞经走气，尽在其中矣。凡泻者吸气，初针至天，少停进针，直至于地，得气泻之，再停良久，即须退针，复致于人，待气沉紧，倒针朝病，法同前矣。其或晕针者，神气虚也。以针补之。口鼻气回，热汤与之，略停少顷，依前再施。

如刺肝经之穴晕，即补肝之合穴，针入即苏，余仿此。或有投针气晕者，即补足三里，或补人中，大抵皆由心中惧怯，故发晕也。

及夫调气之法，下针至地之后，复人之分。欲气上行，将针右捻；欲气下行，将针左捻。欲补先呼后吸，欲泻先吸后呼。气不至者，以手循摄，以爪切掐，以针摇动，进捻搓弹，直待气至。以龙虎升腾之法，按之在前，使气在后，按之在后，使气在前。运气走之疼痛之所，以纳气之法，扶针直插，复向下纳，使气不回。若关节阻涩，气不通者，以龙虎龟凤通经接气大段之法，驱而运之，仍以循摄爪切，无不应矣。此通仙之妙。

况夫出针之法，病势既退，针气微松，病未退者，针气始根，推之不动，转之不移，此为针气吸拔其针，乃〔至气真〕〔真气未〕至，不可出之，出之者其病即复，再须补泻，停以待之，直候微松，方可出针豆许，摇而停之。补者吸之去疾，其穴急扞。泻者呼之去徐，其穴不闭。欲令湊密，然后吸气。故曰：下针贵

迟，太急伤血；出针贵缓，太急伤气。已上总要，于斯尽矣。

《医经小学》云：出针不可猛，须作三四次徐转出之则无血，若猛出必见血也。《素问·补遗篇》注云：动气至而即出针，此猛出也。然与此不同，大抵经络中有凝血，欲大泻者当猛，若寻常补泻，当依此可也，亦不可不辨。

考夫治病，其法有八：一曰烧山火，治顽麻冷痹，先浅后深，凡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徐徐举针，退热之可凭，皆细细搓之，去病准绳。三曰阳中隐阴，先寒后热浅而深，以九六之法，则先补后泻也。四曰阴中隐阳，先热后寒深而浅，以六九之方，则先泻后补也。补者直须热至，泻者务待寒侵，犹如搓线，慢慢转针。法浅则用浅，法深则用深，二者不可兼而紊之也。五曰子午捣臼，水蛊膈气，落穴之后，调气均匀，针行上下，九入六出，左右转之，千遭自平。六曰进气之诀，腰背肘膝痛，浑身走注疼，刺九分，行九补，卧时五七吸，待上行亦可龙虎交战，左捻九而右捻六，是住痛之针。（亦）七曰留气之交，痲癰癰，刺七分用纯阳，然后乃直插针，气来深刺，提针再停。八曰抽添之诀，瘫痪疮癰，取其要穴，使九阳得气，提按搜寻。大要运气周遍，扶针直插，复向下纳，回阳倒阴，指下玄微，胸中活法，一有未应，反复再施。

若夫过关过节，催运气以飞经走气，其法有四：一曰青龙摆尾，如扶船舵，不进不退，一左一右，慢慢拨动。二曰白虎摇头，似手摇铃，退方进圆，兼之左右，摇而振之。三曰苍龟探穴，如入土之象，一退三进，钻剔四方。四曰赤凤迎源，展翅之仪，入针至地，提针至天，候针自摇，复进其元，上下左右，四围飞旋。病在上吸而退之，病在下呼而进之。

已上手法，乃大略也，其始末当参考。

至夫久患偏枯，通经接气之法，有定息寸数。手足三阳，上九而下十四，过经四寸；手足三阴，上七而下十二，过经五寸。在乎摇动出纳，呼吸同法，驱运气血，顷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暖而热者凉，痛者止而胀者消。

若开渠之决水，立时见功，何倾危之不起哉？虽然病有三因，皆从气血；针分八法，不离阴阳。盖经脉昼夜之循环，呼吸往来之不息，和则身体康健，否则疾病竟生。

玉龙赋

《聚英》。

夫卒暴中风，顶门百会；脚气连延，里绝三交。头风鼻渊，上星可用；耳聋腮肿，听会偏高。攒竹头维，治目疼头痛；乳根俞府，疗嗽气痰哮。风市阴市，驱腿脚之乏力；阴陵阳陵，治膝肿之难熬。二白医痔漏，间使除疟疾；大敦去疝气，膏肓补虚劳。天井治瘰癧疹，神门治呆痴笑咷。嗽咳风痰，太渊列缺宜刺；尪羸喘促，璇玑气海当知。期门大敦，能治坚痃疝气；劳宫大陵，可疗心闷疮痍。心悸虚烦刺三里，时疫痃疰寻后溪。绝骨三里阴交，脚气宜此；睛明太阳鱼尾，目症凭兹。老者便多，命门兼肾俞而着艾；妇人乳肿，少泽与太阳之可推。身柱蠲嗽，能除臂痛；至阳却疸，善治神疲。长强承山，灸痔最妙；丰隆肺俞，痰嗽称奇。风门主伤胃寒邪之嗽，天枢理感患脾泄之危。风池绝骨，而疗乎伛偻；人中曲池，可治其痿痿。期门刺伤寒未解，经不再传；鸠尾针癰病已发，慎其妄施。阴交水分三里，蛊胀宜刺；商丘解溪丘墟，脚痛堪追。尺泽理筋急之不遂，腕骨疗手腕之难移。肩脊痛兮，五枢兼于背缝；肘挛疼兮，尺泽合于曲池。风湿传于两肩，肩髃可疗；壅热盛于三焦，关冲最宜。手臂红肿，中渚液门要辨；脾虚黄疸，腕骨中腕何疑。伤寒无汗，攻复溜宜泻；伤寒有汗，取合谷当随。欲调饱满之气逆，三里可胜；要起六脉之沉匿，复溜称神。照海支沟，通大便之秘；内庭临泣，理小腹之膜。天突宣中医喘嗽，地仓颊车疗口喎。迎香攻鼻塞为最，肩井除臂痛如拿。二间治牙疼，中魁理翻胃而即愈；百劳止虚汗，通里疗心惊而即瘥。大小骨空治眼烂，能止冷泪；左右太阳医目疼，善除血翳。心俞肾俞，治腰肾虚弱之梦遗；人中委中，除腰脊痛闪之难制。太溪昆仑申脉，最疗足肿之

述；涌泉关元丰隆，为治尸劳之例。印堂治其惊搐，神庭理乎头风。大陵人中频泻，口气全除；带脉关元多灸，肾败堪攻。腿脚重疼，针髌骨膝关膝眼；行步艰楚，刺三里中封太冲。取内关于照海，医腹疾之块；搐迎香于鼻内，消眼热之红。肚痛秘结，大陵合外关于支沟；腿风湿痛，居髌兼环跳于委中。上脘中脘，治九种之心痛；赤带白带，求中极之异同。又若心虚热壅，少冲明于济夺；目昏血溢，肝俞辨其实虚。当心传之玄要，究手法之疾徐。或值坐闪疼痛之不足，此为难拟定穴之可祛。辑管见以便诵读，幸高明而无哂诸。

此赋总辑《玉龙歌》要旨。

通玄指要赋

杨氏注解。

夫欲治病，莫如用针。巧用神机之妙，工开圣理之深。外取砭针，能蠲邪而扶正；中含水火，善回阳而倒阴。原夫络别支殊，

别，辨也。支者，络之分派也。《素问》云：络穴有十五，十二经中各有一络，外有阳蹻络，在足太阳经，阴蹻络在足少阴经，脾之大络在足太阴经，此是十五络也，各有支殊之处。有积络，有浮络，故言络别支殊。

经交错综。

交经者，十二经也。错者，交错也。综者，总聚也。言足厥阴肝经，交出足太阴脾经之后；足太阴脾经，交出厥阴肝经之前。此是经络交错、总聚之理也。

或沟池溪谷以岐异，

岐者，路也。其脉穴之中，有呼为沟、池、溪、谷之名者，如岐路之各异也。若水沟、风池、后溪、合谷之类是也。一云《铜人经》乃分四穴：沟者水沟穴，池者天池穴，溪者太溪穴，谷者阳谷穴。所谓四穴同治，而分三路，皆皈于一原。

或山海丘陵而隙共。

隙者，孔穴，或取山海丘陵而为名者，其孔穴之同共也。如承山、照海、商丘、阴陵之类是也。一云《铜人经》亦分四穴：山者承山

穴，海者气海穴，丘者丘墟穴，陵者阴陵穴。四经相应，包含万化之众也。

斯流派以难揆，在条纲而有统。

此言经络贯通，如水之分派，虽然难以揆度，在条目纲领之提挈，亦有统绪也。一云经言：井荣俞原经合，甲日起甲戌时，乃胆受病，窍阴所出为井金，侠溪所流为荣水，临泣所注为俞木，丘墟所过为原，阳辅所行为经火，阳陵泉所入为合土。凡此流注之道，须看日脚，阴日刺五穴，阳日刺六穴。

理繁而昧，纵补泻以何功？

言心无主持，则义理繁乱，纵依补泻之法，亦无效也。或云：假如小肠实则泻小海，虚则补后溪；大肠实则泻二间，虚则补曲池；胆实则泻阳辅，虚则补侠溪，此之谓也。夫不知此理，不明虚实，妄投针药，医之误也。

法捷而明，(曰)[自]迎随而得用。

夫用针之法，要在识其通变，捷而能明，自然于迎随之间，而得妙也。

且如行步难移，太冲最奇。人中除脊膺之强痛，神门去心性之呆痴。风伤项急，始求于风府；头晕目眩，要觅于风池。耳闭须听会而治也，眼痛则合谷以推之。胸结身黄，取涌泉而即可；脑昏目赤，泻攒竹以偏宜。但见两肘之拘挛，仗曲池而平扫；四肢之懈惰，凭照海以消除。牙齿痛，吕细堪治；头项强，承浆可保。太白宣通于气冲，太白脾家真土也，能生肺金。阴陵开通于水道。阴陵泉真水也，滋济万物。腹膨而胀，夺内庭兮休迟；筋转而疼，泻承山而在早。大抵脚腕痛，昆仑解愈；股膝疼，阴市能医。痫发癫狂兮，凭后溪而疗理；疟生寒热兮，仗间使以扶持。期门罢胸满血膨而可以，劳宫退胃翻心痛亦何疑！稽夫大敦去七疝之偏坠，王公谓此；三里却五劳之羸瘦，华陀言斯。固知腕骨祛黄，然骨泻肾，行间治膝肿目疾，尺泽去肘疼筋急。目昏不见，二间宜取；鼻塞无闻，迎香可引。肩井除两臂难任，丝竹疗头疼不忍。咳嗽寒痰，列缺堪治；眵眦冷泪，临泣尤准。头临泣穴。髌骨将腿痛以祛残，肾俞把腰疼而泻尽。

髌骨二穴，在委中上三寸，髀枢中，垂手取之。治腿足疼痛，针三分。一云：跨骨在膝

髌上一寸，两筋空处是穴，刺入五分，先补后泻，其病自除，此即梁丘穴也，更治乳痈。按此两解，俱与经外奇穴不同，姑存以俟知者。

以见越人治尸厥于维会，随手而苏；

维会二穴，在足外踝上三寸，内应足少阳胆经。尸厥者，卒丧之症，其病口噤气绝，状如死人。昔越人过虢，虢太子死未半日，越人诊之曰：太子之病名尸厥，脉乱，故形如死，实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二旬而复。故天下尽以扁鹊能生死人。鹊闻之曰：此是当生者，吾能生之耳。又云：玉泉穴在脐下四寸是穴，手之三阳脉，维于玉泉，是足三阳脉会。治卒中尸厥，恍惚不省人事，血淋下痃，小便赤涩，失精梦遗，脐腹痛，结如盆杯。男子阳气虚惫，疝气水肿，奔豚抢心，气急而喘。前云维会即玉泉穴，真能起死回生。妇人血气癥瘕，坚积，脐下冷痛，子宫断绪，四度刺有孕，使胞和暖，或产后恶露不止，月事不调，血结成块，皆能治之。针八分，留五呼，得气即泻，更宜多灸为妙。

文伯泻死胎于阴交，应针而陨。

灸三壮，针三分。昔宋太子善医术，出苑游，逢一怀妊女人，诊之曰：是一女子。令文伯诊之，文伯曰：是一男一女。太子性暴，欲剖腹视之。文伯止之曰：臣请针之。于是泻足三阴交，补手阳明合谷，其胎应针而落，果如文伯之言。故妊娠不可针此穴。昔文伯见一妇人，临产症危，视之，乃子死腹中，刺足三阴交二穴，又泻足太冲二穴，其子随手而下。此说与《铜人》之文不相同。

圣人于是察麻与痛，分实与虚。实则自外而入也，虚则自内而出欤！

虽云疼痛为实，痒麻为虚，然未尽其善。必要察其得病之原，别其内外之感，真知其虚实也，而后补泻之。如外感六淫，则是自外而入也，为实；内伤七情，则是自内而出也，为虚。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如肝实，泻行间二穴，火乃肝木之子；肝虚，补曲泉二穴，水乃肝木之母。胃实，泻厉兑二穴，金乃胃土之子；胃虚，补解溪二穴，火乃胃土之母。三焦实，泻天井二穴；三焦虚，补中渚二穴。膀胱实，泻束骨二穴；膀胱虚，补至阴二穴。故经云：虚羸痒麻，气弱者补之；体肥坚硬，疼痛肿满者泻之。凡刺之要，只就本经，并荣俞原经合，行子母补泻之法，乃为枢要。深知血气往来多少之道，取穴之法，各明其部分，即依本经而刺，无不效也。

故济母而裨其不足，夺子而平其有余。

裨者，补也。济母者，补其不足也。夺子者，去其有余也。此补母泻子之法。

观二十七之经络，一一明辨；据四百四之疾症，件件皆除。

岐伯曰：人禀乾坤而立身，随阴阳而造化，按八节而荣，顺四时而易，调神养气，习性咽津，故得安和，四大舒缓。或一脉不调，则众疾俱动，四大不和，百病皆生。人之一身，总计四百四病，不能一一具载，虽有变症，但依经用法，件件皆除也。

故得天枉都无，跻斯民于寿域，几微已判，彰往古之玄书。

抑又闻心胸病，求掌后之大陵；肩背患，责肘前之三里；冷痹肾败，取足阳明之土；连脐腹痛，泻足少阴之水。脊间心后者，针中渚而立痊；胁下肋边者，刺阳陵而即止。头项痛，拟后溪以安然；腰脚痛，在委中而已矣。